

- (2) 桃色的雲 七角
魯迅譯愛羅先珂童話劇
- (3) 吶喊 七角
魯迅作 魯迅編 魯迅譯 魯迅集
- (4) 紡輪故事 七角
C F 譯 孟代童話集
- (5) 山野掇拾 九角
孫福熙作 遊記集
- (6) 陀螺
周作人譯 小品集
- (7) 兩條腿 四角半
李小峯譯
- (8) 微雨
李金髮作 詩集
- (9) 雨天的書
周作人作 散文集

文 藝 叢 書

一九二三年五月 初版
一九二五年八月 再版

著作者 冰心女士
編者 周作人
發行者 北新書局
印刷者 志成印書館

春水一冊 定價大洋 五角
著者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自序

“母親呵！

這零碎的篇兒，

你能看一看麼？

這些字一

在沒有我以前，

已隱藏在你的心懷裏。”

一錄繁星一二〇一

十一，二一，一九二二·冰心·

目 錄

春水(一一—一八二).....	一
迎神曲.....	七二
送神曲.....	七三
一朵白薔薇.....	七三
冰神.....	七六
病的詩人(一).....	七七
病的詩人(二).....	七九
詩的女神.....	八〇
病的詩人(三).....	八二
謝思想.....	八四
假如我是個作家.....	八六
將來的女神.....	八九
嚮往.....	九一
晚禱(一).....	九二
晚禱(二).....	九四
不忍.....	九六
哀詞.....	九八

十年	九九
紀事	一〇一
歧路	一〇二
中秋前三日	一〇二
十一月十一夜	一〇三
安慰 (一)	一〇四
安慰 (二)	一〇六
解脫	一〇六
致詞	一〇八
信誓	一一〇
紙船	一一二
鄉愁	一一三
遠道	一一五

春水

春水！

又是一年了，

還這般的微微吹動，

可以再照一個影兒麼？

春水溫靜的答謝我說：

“我的朋友！

我從來未曾留下一個影子，

不但對你是如此……”

二

四時緩緩的過去——

百花互相耳語說：

“我們都只是弱者！

甜香的夢

輪流着做罷，
憔悴的杯
也輪流着飲罷，
上帝原是這樣安排的呵！

三

青年人！
你不能像風般颺揚，
便應當像山般靜止，
浮雲似的
無力的生涯，
只做了詩人的資料呵！

四

蘆荻，
只伴着這黃波浪麼？
趁風兒吹到江南去罷！

五

一道小河

平平蕩蕩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平沙萬里一
自由的，
沉寂的，
他沒有快樂的聲音。

一道小河

曲曲折折的流將下去，
只經過高山深谷一
險阻的，
挫折的，
他也沒有快樂的聲音。

我的朋友！

感謝你解答了

我久悶的問題，

平蕩而曲折的水流裏，
青年的快樂
在其中蕩漾着了！

六

詩人！
不要委屈了自然罷，
‘美’的圖畫，
要淡淡的描呵！

七

一步一步的扶走一
半隱的青紫的山峯
怎的這般高遠呢？

八

月呵！
什麼做成了你的尊嚴呢？

深遠的天空裏，

只有你獨往獨來了。

九

倘若我能以達到，

上帝呵！

何處是你心的盡頭，

可能容我知道？

遠了！

遠了！

我真是太微小了呵！

十

忽然了解是一夜的正中，

白日的心情呵！

不要侵到這境界裏來罷。

十一

南風吹了，
將春的微笑
從水國裏帶來了！

十二

絃聲近了，
 幹目者來了，
絃聲遠了，
 無知的人的命運，
 也跟了去麼？

十三

白蓮花！
 清潔拘束了你了一
但也何妨讓同在水裏的紅蓮
 來參禮呢？

十四

自然 喚着說：

“將你的筆尖兒

浸在我的海裏罷！

人類的心懷太枯燥了。”

十五

沉默裏，

充滿了勝利者的凱歌！

十六

心呵！

什麼時候值得煩亂呢？

爲着宇宙，

爲着衆生。

十七

紅牆衰草上的夕陽呵！

快些落下去罷，

你使許多的青年人頹老了！

十八

冰雪裏的梅花呵！

你占了春先了，

看遍地的小花

隨着你零星開放。

十九

詩人！

筆下珍重罷！

衆生的煩悶

要你來慰安呢。

二十

山頭獨立，

宇宙只一人占有了麼？

二一

只能提着壺兒

看她憔悴——

同情的水

從何灌溉呢？

她原是欄內的花呵！

二二

先驅者！

你要爲衆生開闢前途呵，

束緊了你的心帶罷！

二三

平凡的池水——

臨照了夕陽，

便成金海！

二四

小島呵！

何處顯出你的挺拔呢？

無數的山峯

沉淪在海底了。

二五

吹就雪花朵朵

朔風也是溫柔的呵：

二六

我只是一個弱者！

光明的十字架

容我背上罷，

我要拋棄了性天裏

暗淡的星辰！

二七

大風起了！

秋蟲的鳴聲都息了！

二八

影兒欺哄了衆生了，

天以外一

月兒何曾圓缺？

二九

一般的碧綠，

只多些溫柔，

西湖呵！

你是海的小妹妹麼？

三十

天高了，

星辰落了，

曉風又與睡人爲難了！

三一

詩人！

自然命令着你呢，

靜下心潮

聽他呼喚！

三二

漁舟歸來了，

看江上點點的紅燈呵！

三三

牆角的花！

你孤芳自賞時，

天地便小了。

三四

青年人！
從白茫茫的地上
找出同情來罷。

三五

嫩綠的葉兒
也似詩情麼？
顏色一番一番的濃了，

三六

老年人的‘過去’，
青年人的‘將來’，
在沉思裏
都是一樣呵！

三七

太空！

揭開你的星網，
容我瞻仰你光明的臉罷。

三八

秋深了！
樹葉兒穿上紅衣了！

三九

水向東流，
月向西落——
詩人，
你的心情
能將她們牽住了麼？

四十

黃昏——深夜
槐花下的狂風，
藤蘿上的蜜雨上，

可能容我暫止你？

病的弟弟

剛剛睡滾了呵！

四一

小松樹！

容我伴你罷，

山上白雲深了！

四二

晚霞邊的孤帆，

在不自覺裏

完成了自然的圖畫。

四三

春何曾說話呢？

但她那偉大潛隱的力量，

已這般的

溫柔了世界了！

四四

旗兒舉正了，
聰明的先驅者呵！

四五

山有時傾了，
海有時湧了，
一個庸人的心志
却終古堅立！

四六

不解放的行爲
造就了自由的思想！

四七

人在廊上，

書在膝上，
拂面的微風裏
知道春來了

四八

蝥兒自由的飛走了，
無力的殘荷呵！

四九

自然的微笑裏 •
融化了
人類的怨嗔 •

五十

何用寫呢？
詩人自己
便是詩了！

五一

鷄聲一

鼓舞了別人了！

他自己可曾得到慰安麼？

五二

微倦的沉思裏

鷓鴣兒的絃風

將詩情吹破了！

五三

春從微綠的小草裏

和青年說：

“我的光照臨着你了，

從枯冷的環境中

創造你有生命的人格罷！”

五四、

白晝從那裏長了呢？

遠遠牆邊的樹影

都困慵得不移動了。

五五

野地裏的百合花，

只有自然

是你的朋友罷！

五六

狂風裏——

遠樹都模糊了，

造物者塗抹了他黃昏的圖畫了。

五七

小蜘蛛！

停止你的工作罷，

只網住些兒塵土呵！

五八

冰似山般靜寂，

山似水般流動，

詩人可以如此的支配他麼？

五九

乘客呼喚著說：

“舵工！

小心霧裏的暗礁罷。”

舵工甯靜的微笑說：

“我知道那當行的水路，

這就殼了！”

六十

流星一

只在人類的天空裏是光明的；
他從黑暗中飛來，
又向黑暗中飛去，
生命也是這般的不分明麼？

六一

弟弟！
且喜又相見了，
我回憶中的你，
那能像這般清晰？

六二

我要挽那“過去”的年光，
但時間的經緯裏
已織上了“現在”的絲了！

六三

柳花應時

燕子來了，
蘆花飛時
燕子又去了，
但她們是一樣的潔白呵！

六四

嬰兒，
在他顫動的啼聲中
有無限神秘的言語，
從最初的靈魂裏帶來
要告訴世界。

六五

只是一顆孤星罷了！
在無邊的黑暗裏
已寫盡了宇宙的寂寞。

六六

清絕一

是靜寂還是清明？

只有凝立的城牆。

被雪的楊柳，

冷又何妨？

白茫茫裏走入畫圖中罷！

六七

信仰將青年人

扶上“服從”的高塔以後，

便把“思想”的梯兒撤去了。

六八

當我自己在黑暗幽遠的道上

當心的慢慢走着，

我只傾聽着自己的足音。

六九

沉寂的淵底：

却照着

永遠紅豔的春花。

七十

玫瑰花的濃紅

在我眼前照耀，

伸手摘將下來。

她却萎謝在我的襟上

我的心低低的安慰我說：

“你隔絕了她和“自然”的連結，

這濃紅便歸塵土；

青年人！

留意你枯燥的靈魂。”

七一

當我浮雲般

自來自去的時候，
真覺得宇宙太寂寞了！

七二

鬱倦的春風
只送些“不甯”來了！

城牆——

微綠的楊柳——

都隱沒在飛揚的塵土裏
這也是人生斷片的煩悶呵！

七三

我的朋友！

倘若春花自由的開放時，
無意中愁苦了你，
你當原諒他是受自然的指揮的

七四

在模糊的世界中——

我忘記了最初的一句話，
也不知道最後的一句話。

七五

昨日遊湖，
今夜聽雨，
這兩點已落到我心中的湖上
滴出無數的疊紋了！

七六

寂寞增加鬱悶，
忙碌剷除煩惱——
我的朋友！
快樂在不停的工作裏！

七七

只坐在階邊說笑——
山上的樓臺

斜陽照着，
何曾不想一登臨呢？
清福不要一日享盡了呵！

七八、
可曾有過？
釣磯獨坐一
滿湖柔波
看人春泛

七九
我願意在離開世界以前
能低低告訴他說：
“世界呵，
我澈底的了解你了！”

八十
當我看見綠葉又來的時候

我的心欣喜又感傷了，
勇敢的綠葉呵！
記否去秋黯淡的離別呢？

八一

我獨自

經過了青青的松柏，
上了層層的石階，

祈年殿

莊嚴地在黃塵裏，
我——

我只能深深的低首了！

八二

我的朋友！

不要讓春風欺哄了你，
花色原不如花香呵！

八三

微雨的山門下，
石階溼着——
只有獨立的我
和縷縷的遊雲，
這也是“同參密藏”麼？

八四

燈下拔了劍兒出鞘，
細看一凝想
只有一腔豪氣，
竟忘却
血珠鮮紅
淚珠晶白。

八五

我的朋友！
倘若你憶起這一湖春水，

要記住

他原不是溫柔，
只是這般冰冷。

八六

談笑着走下層階，
斜陽裏一

偶然後顧紅牆
前瞻黃瓦，

霎時間我了解什麼是“舊國”了
我的心靈從此淒動了！

八七

青年人！

只是回顧麼？

這世界是不住的前進呵。

八八

春 徘徊着來到

這莊嚴的壇上一
在無邊的清冷裏，
只能把一絲春意，
交付與階隙裏
微小的草兒了。

八九

桃花無主的開了，
小草無主的青了，
世人真痴呵！
爲何求自然的愛來慰安呢？

九十

聰明人！
在這漠漠的世界上，
只能提着“自信”的燈兒
進行在黑暗裏。

九一、

對着幽豔的花兒凝望，
爲着將來的果子
只得留他開在枝頭了！

九二

星兒！
世人凝注着你了，
導引他們的眼光
超出太空以外罷！

九三、

一陣風來—
湖水向後流了
石磯向前走了
迷惘裏……
我一我胸中的海嶽呵！

九四

什麼是播種者的喜悅呢！

倚鋤望一

到處有青青之痕了！

九五

月兒

在天下的水鏡裏，

這邊光明，

那邊黯淡，

但在天上却只有一個。

九六

“什麼時候來賞雪呢？”

‘來日罷’，

‘來日’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遊湖呢？”

‘來年罷，’

‘來年’過去了。

“什麼時候來工作呢？”

“來生麼？”

我微笑而又驚悚了！

九七

寒廊的黃昏，

何處着一個徬徨的我？

母親呵！

我只要歸依你，

心外的湖山

容我拋棄罷！

九八

我不會彈琴，

我只靜默的聽着；

我不會繪畫，

我只沉寂的看著；
我不會表現萬全的愛，
我只虔誠的禱告着。

九九

“幽蘭！

未免太寂寞了，
不願意要友伴麼？”

“我正尋求着呢！
但沒有別的花兒
肯開在空谷裏。”

一〇〇

當青年人肩上的重擔
忽然卸去時，
他勇敢的心
便要因着寂寞而悲哀了！

一〇一

我的朋友！
最後的悲哀
還須禁受，
在地球粉碎的那一日，
幸福的女神，
要對絕望衆生
作末一次悽感的微笑。

一〇二

我的問題——
我的心
在光明中沉默不答。
我的夢
却在黑暗裏替我解明了！

一〇三

智慧的女兒！

在不住的抵抗裏，
你永遠不能了解
什麼是人類的同情。

一〇四

魚兒上來了，
水面上一個小蟲兒飄浮着——
在這小小的生死關頭。
我微弱的心
忽然顫動了！

一〇五

造物者——
倘若在永久的生命中
只容有一次極樂的應許。
我要至誠地求着：
“我在母親的懷裏，
母親在小舟裏，

小舟在月明的大海裏•”

一〇六

詩人從他的心中
滴出快樂和憂愁的血，
在不知不覺裏
已成了世界上同情的花。

一〇七

只是紙上縱橫的字——
縱橫的字，
那有詞句呢？
只重疊的墨跡裏
已留下當初凝想之痕了！

一〇八

母親呵！
乳娘不應詎弄脆弱的我，

誰最初的開了，
我心宮裏悲哀之門呢？

— 你拭乾我現在的
微笑中的淚珠罷 —

樓外丐婦求乞的悲聲
將我的心從睡夢中
重重的敲碎了！
她將我的母親帶去了，
母親不在搖籃邊了。
這是我第一次感出
世界的虛空呵！

一〇九

夜正長呢！

能下些雨兒也好。

窗外果然滴瀝了一
數着雨聲罷！
只依舊是煩惱麼？

——
聰明人！
纖纖的月，
完滿在後頭呢！
姑且容淡淡的雲影
遮蔽着她罷。

——
小麻雀！
休飛進田隴裏。
田隴裏，
遍地彈機
正靜靜的等著你。

一一三

浪花愈大，
凝立的磐石
在沉默的持守裏，
快樂也愈大了。

一一三

星星一
只能白了青年人的髮，
不能灰了青年人的心。

一一四

我的朋友！
不要隨從我，
我的心靈之燈
只照自己的前途呵！

一一五

兩行的紅燭燃起了一
堂下花陰裏，
 隱着淺紅的袷衣
碧年的歡樂
容她回憶罷！

一一六

山上的樓窗不見了，
 燈花燼也！
天風裏
 危岩獨倚，
使小草也是伴侶了！

一一七

夢未終一
 窗外日遲遲，
 堂前又遇見伊！

牽牛花！

昨夜靈魂裏攀摘的悲哀
可曾身受麼？

一一八

紫藤蘿落在池上了，
花架下

長晝無人，
只有微風吹着葉兒響。

一一九

詩人的心靈？
只合顫動麼？
平凡的急管繁絃，
已催他低首了！

一二〇

“祖父千秋，

同祝一杯酒！³⁾

明燈下，

笑聲裏，

面頰都暈紅了！

姊姊們！

何必當初？

到如今酒闌人散一

苦雨孤燈的晚上，

只添我些淒清的回憶呵！

— 二 —

世人呵！

暫時的花兒

原不配供在永久的瓶裏，

這稚弱的生機；

請你憐憫罷！

一 二 二

自然的話語

太深微了，

聰明人的心

却是如何的簡單呵！

一 二 三

幾天的微雨，

將春的消息隔絕了，

無聊裏一

幾朵枯花，

只拈來凝想，

原是去年的言語呵，

也可作今日的慰安麼？

一 二 四

黃昏了一

湖波欲睡了一

走不盡的長廊呵！

一二五

修養的花兒

在寂靜中開過去了，

成功的果子

便要在光明裏結實。

一二六

虹兒！

你後悔麼？

雨後的天空

偶然出現，

世間兒女

已畫你的影兒在羅帶上了。

一二七

清曉一

靜悄悄地走入園裏，
萬有都在睡夢中呵！
除却零零的露珠
誰是伴侶呢？

一二八

海洋將心情深深的分斷了一
十字架下的嬰兒呵！
隔着清波
只能有泛泛的微笑麼？

一二九

朝陽下的鳥聲清嘯着，
窗帘吹捲了，
又聽得葉兒細響一
無奈詩人的心靈呵！
不許他拿起筆兒
却依舊這般凝想。

一三〇

這時又是誰在海舟上呢？

水面黃昏

憑欄的凝眺，

山中的我

只合空想了！

一三一

青年人！

覺悟後的悲哀

只深深的將自己葬了，

原也是微小的人類呵！

一三二

花又在瓶裏了，

書又在手裏了，

但一

是今年的秋雨之夜！

一三三

只兩朵昨夜襟上的玉蘭，
便將曉風和朝陽
都深深地記在心裏了。

一三四

命運如同海風——
吹着青春的舟
飄搖的，
曲折的，
渡過了時光的海。

一三五

夢裏採擷的天花，
醒來不見了——
我的朋友！

人生原有些願望！
只能永久的寄在幻想裏！

一三六

洞谷裏的小花
無力的開了，
又無力的謝了。
便是未曾領略過春光呵，
却也應曉得！

一三七

沉默着罷！
在這無窮的世界上，
弱小的我
原只當微笑
不應放言。

一三八

幢幢的人影，
沉沉的燭光——
都將永別的悲哀，
和人生之謎語，
刻在我最初的回憶裏了。

一三九

這奔湧的心潮
只索倩楞嚴來塞塞了。
無力的人呵！
究竟曾悟到‘空不空’麼？

一四〇

遨遊於夢中罷！
在那裏
只有自由的言笑，
率真的心情。

— 四 —

雨後 —

隨着蛙聲，
荷盤上的水珠，
將衣裳濺溼了。

— 四 —

玫瑰開花了，
爲着無聊的風，
小小的水邊
竟不想再去了。

詩人的生涯

只終於寂寞麼？

— 四 —

揭開自然的簾兒罷！
藝術的嬰兒，

正臥在真理的娘懷裏。

一四四

詩人也只是空寫罷了！

一點心靈一

何曾安慰到

雨聲裏痛苦的征人？

一四五

我的心開始顫動了一

當我默默的

敞着樓窗

對着大海

自然無聲的謝我說：

“我承認我們是被愛的了。”

一四六

經驗的花

結了智慧的果，
智慧的果
却包着煩惱的核！

一四七

綠陰下

沉思的坐着一
遊絲般的詩情呵！
迷濛的春光
剛將你抽出來，
葉底園丁的剪刀聲
又將你剪斷了。

一四八

謝謝你！
我的朋友！
這朵素心蘭
請你自己戴着罷。

我又何忍辭謝她？
但無論是玫瑰
 是香蘭，
我都未曾放在髮兒上。

上帝呵！

即使是天陰陰地，
 人寂寂地，
只要有一個靈魂
 守着你嚴靜的清夜，
寂寞的悲哀，
 便從宇宙中消滅了。

一五〇、

岩下

緩緩的河流，
 深深的樹影一

指點着
細語着，
許多詩意
籠蓋在月明中。

一五一

浪花後
是誰蕩槳？
這槳聲
侵入我深思的圈兒裏了！

一五二

先驅者！
絕頂的危峯上
可曾放眼？
便是此身解脫，
也應念着山下
勞苦的衆生！

一五三、

笠兒戴着，

牛兒騎着，

眉宇裏深思着——

小牧童！

一般的沐着大地上的春光呵，

完滿的無聲的讚揚，

詩人如何比得你？

一五四

柳條兒削成小槳，

蓮瓣兒造了扁舟——

容宇宙中小小的靈魂，

輕柔地泛在春海裏。

一五五

病後的樹陰

也比從前濃鬱了，
開花的枝頭
却有小小的果兒結着。
我們只是改個龐兒相見呵！

一五六

睡起一

廊上黃昏，
薄袖臨風；
庭院水般清，
心地鏡般明；
是畫意還是詩情？

一五七

姊姊！

清福便獨享了罷，
何須寄我些春泛的新詩？

心靈裏已是煩忙
又添了未曾相識的湖山，
頻來入夢。

一五八

先驅者！
前途認定了
切莫回頭！
一回頭——
靈魂裏潛藏的怯弱，
要你停留。

一五九

憑欄久
涼風漸生，
何處是天家？
真要乘風歸去！

看一

清 冷 的 月
已 化 作 一 片 光 雲
輕 輕 地 飛 在 海 濤 上 。

一 六 〇

自 然 無 聲 的

看 着 勞 苦 的 詩 人 微 笑 ；
“ 想 着 罷 ！
寫 着 罷 ！
無 限 的 莊 嚴 ，
你 可 曾 約 略 知 道 ？ ”

詩 人 投 筆 了 ！
微 小 的 悲 哀
永 久 遺 留 在 心 坎 裏 了 ！

一六一

隔窗舉起杯兒來一
落花！

和你作別了！

原是清涼的水呵，
只當是甜香的酒罷。

一六二

崖壁陰陰處，
海波深深處，
垂着絲兒獨釣。
魚兒！

不來也好，
我已從蔚藍的水中
釣着詩趣了。

一六三

暮色蒼蒼一

遠村在前，
山門在後，
黃土的小道曲折着，
踽踽的我無心的走着。

宇宙昏昏——
表現在前，
消滅在後，
生命的小道曲折着，
踽踽的我不自主的走着。

一般的遙遠的前途呵！
抬頭見新月，
深深地起了
不可言說的感觸！

一六四

將離別一

舟影太分明。
四望江山青；
微微的雲呵！
怎只壓着黯黯的情緒，
不籠住如夢的歌聲？

一六五

我的朋友
坐下莫徘徊，
照影到水中，
累他遊魚驚起。

一六六

遙指峯尖上，
孤松峙立，
怎得倚着樹根看落日？
已近黃昏，

算着路途罷！
衣薄風寒，
不如休去。

一六七

綠水邊
幾雙遊鴨
幾個浣衣的女兒，
在詩人驢前
展開了一幅自然的圖畫。

一六八

朦朧的月下——
長廊靜院裏，
不是清磬破了岑寂，
便落花的聲音，
也聽得見了。

一六九

未生的嬰兒，
從生命的球外
攀着‘生’的窗戶看時，
已隱隱地望見了
對面‘死’的洞穴。

一七〇

爲着斷送百萬生靈
不絕的砲聲，
嚴靜的夜裏，
凄然的將捉在手裏的燈蛾
放到窗外去了。

一七一

馬蹄過處，
蹴起如雲的塵土；
據鞍顧盼，

平野青青一

只留下無窮的悵網罷了，
英雄夢那許詩人做？

一七二

開函時一

正席地坐在花下，
一陣涼風
將看完的幾張吹走了。
我只默默的望着，
聽他吹到牆隅，
慰悅的心情
也和這紙兒一樣的飛揚了！

一七三

明月下

綠葉如雲，
白衣如雪一

怎樣的感人呵！

又況是別離之夜？

一七四

青年人！

珍重的描寫罷，
時間正翻着書頁，
請你着筆！

一七五

我懷疑的撒下種子去，
便閉了窗戶默想着。
我又懷疑的開了窗，
豈止萌芽？
這青青之痕
還滋蔓到他人的園地裏。

上帝呵！

感謝你自然的風雨！

一七六

戰場上的小花呵！
讚美你最深的愛！
冒險的開在槍林彈雨中，
慰藉了新骨。

一七七

我的心忽然悲哀了！
昨夜夢見
獨自穿着冰霜之衣，
從洶湧的波濤中
渡過黑海。

一七八

微陰的階上，
只坐着自己——

綠葉呵！

玫瑰落盡，

詩人和你

一同感出寂寥了。

一七九

明月！

完成了你的淒清了！

銀光的田野裏，

是誰隔着小溪

吹起悠揚之笛？

一八〇

嬰兒！

誰像他天真的頌讚？

當他呢喃的

對着天末的晚霞。

無力的筆兒

真當拋棄了。

一八一

襟上摘下花兒來，

匆匆裏

就算是別離的贈品罷！

馬已到門前了，

要不是窗內聽得她笑言，

錯過也

又幾時重見？

一八二

別了！

春水！

感謝你一春潺潺的細流，

帶去我許多意緒。

向你揮手了，

緩緩地流到人間去罷
我要坐在泉源邊，
靜聽回響。

三，五——一六，十四，一九二二。

迎神曲

一

靈臺上，
燃起星星微火，
黯黯地低頭膜拜。

二

問“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這無收束的塵寰，
可有衆生歸路？”

三

空華影落，
萬籟無聲，
隱隱地湧現了一
是寶蓋珠幢，

是金身法相。

四

“只爲問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這輪轉的塵寰，
便沒了衆生歸路！”

五

“世界上
來路便是歸途，
歸途也成來路。”

送神曲

一

“世界上
來路便是歸途，

歸途也成來路。”

二

這輪轉的塵寰，
何用問
來從何處來，
去向何方去？

三

更何處有寶蓋珠幢，
又何處是金身法相？
卽我一
也卽是衆生。

四

來從去處來。
去向來處去
向那來的地方

尋將去路！

五

靈臺上，
燃着了常明燈火，
深深地低頭膜拜。

無月的中秋夜，一九二一。

一朵白薔薇

怎麼獨自站在河邊上？這膩朦的
天色，是黎明還是黃昏？
何處尋問，只覺得眼前竟是花的
世界。中間雜着幾朵白薔薇。
她來了，她從山上下來了。靚妝
着，彷彿是一身縞白，手裏抱
着一大束花。

我說“你來給你一朵白薔薇，好簪
在襟上”。她微笑說了一句話，

只是聽不見。然而似乎我竟沒有摘，她也沒有戴，依舊抱着花兒，向前走了。

擡頭望她去路，只見得兩旁開滿了花，垂滿了花，落滿了花。

我想白花終比紅花好；然而爲何我竟沒有摘，她也竟沒有戴？前路是什麼地方，爲何不隨她走去？

都過去了、花也隱了、夢也醒了，前路如何，便摘也何曾載？

冰神

白茫茫的地上，自己放着風箏，一絲風意都沒有——颺起來了，愈飛愈緊，却依舊是

無風。擡頭望，前面矗立着一座玲瓏照耀的冰山；峯尖上莊嚴地站着一位女神。眉目看不分明，衣裳看不分明，只一隻手舉着風箏，一隻手指着天上

——
天上是繁星錯落如珠網——

一轉身忽驚西山月落涼階上，照着樹兒，射着草兒。

這莫是她頂上的圓光，化作清輝千縷？

是真？是夢？我只深深地記着：是冰山，是女神，是指着天上——

一九二一，八，二十追記。

病的詩人

詩人病了——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菊花的影兒在地，
藤椅兒背着陽光。
書落在地上了——
不想拾起來，
只任他微風吹捲。

窗兒開着，
帘兒颯着，
人兒無聊；
只有：
書是舊的，

花是新的。

鏡裏照着的，
是消瘦的龐兒；
手裏拿著的，
是沉重的筆兒。

凝澀的詩意，
却含着清新；
憔悴的詩人，
却感着愉快。

詩人病了——
詩人的情緒
更適合於詩了，
然而詩人寫不出！

病的詩人(二)

却怪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沈！

天也似詩人，
只這樣黯寂消沈。

一般的：

釀詩未成，

釀雪未成。

牆外的枯枝，
屋上的爐煙，
和着隱隱的市聲，
悠悠的送去了幾許光陰？

詩人病了——
却怪他窗外天色
怎的這般陰沈！

十二，五，一九二一，

詩的女神

她在窗外低低的叩着呢！

簾兒吹動了——

窗內

窗外

在這一剎那頃，

忽地都成了無邊的靜寂。

看呵！

是這般的

滿蘊着溫柔，

微帶着憂愁，

欲語又停留。

夜已深了，

人已靜了，

屋裏只有花和我，

請進來罷！

只這般的凝立着麼？

量我怎配迎接你，

詩的女神呵！

還求你只這般的，

經過無數深思的人的窗外。

十二，九，一九二一。

病的詩人（三）

詩人病了——

感謝病的女神，

替他和困人的紙筆，

斷絕了無謂的交情。

牀邊——

只矮矮的小几，

朵朵的紅花，
和曲曲的畫屏，
幾日的圍住性靈。
長日如年，
嚴靜裏——
只傾聽窗外葉兒細響，
又低誦幾家詞句：
“庭院深深……”

是誰遊絲般吹弄？
又是誰流水般低唱？
輕輕地起來，
撩起窗帘
放進清音。

只是簫聲宛轉，
只是詩情游漾，
奈筆兒拋了，

紙兒棄了，
只好聽——聽。

只是一聲聲，
何補空冥？
感謝病的女神，
替他和弄人的紙筆，
斷絕了無謂的交情。

四，二十七，一九二二。

謝思想

只能說一聲辜負你，
思想呵！

任你怒潮搬捲來，
又輕烟般散去。

沉思中，
凝眸裏，

只這一束殘花，
 几張碎紙，
都深深的受了你的贈與。

也會几度思量過，
難道是時間不容？
難道是我自己心情倦惰？

 便聽憑你
 乘興而來，
 無聊又去。

還是你充滿了
 無邊微妙，
 無限神奇；
只答我心中膜拜。
難役使世間的語言文字
 說與旁人？

思想呵！
無可奈何，
只能辜負你，
這枝不聽命的筆兒
難將你我連在一起。

十二，二九，一九二一。

假如我是個作家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入到他人腦中的時候，
平常的不在意的沒有一句話說，
流水般過去了，
不值得讚揚
更不屑得評駁——
然而在他的生活中
痛苦或快樂臨到時，
他便模糊的想起

好像這光景曾在許多的文字裏描
寫過，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被一切友伴和同時有學問的人
輕藐一譏笑，
然而在孩子庸夫和愚拙的婦人，
他們聽過之後，
慢慢的低頭，
深深的思索：
我聽得見‘同情’在他們心中鼓盪，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世界中無有聲息，

沒有人批評
更沒有人注意，
只有我自己在寂寥的白日或深夜，
對着明明的月
絲絲的雨
颯颯的風
低聲念誦時，
能以再現几幅不模糊的圖畫，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假如我是個作家，
我只願我的作品
在人間不露光芒
沒個人聽聞，
沒個人念誦，
只我自己憂愁，悅樂，
或是獨對無限的自然
能以自由抒寫，

當我積壓的思想發落到紙上，
這時，我便要流下快樂之淚了！
一，一八，一九二二。

「將來」的女神

我抬頭瞥見了
你桂花的冠子，
 雪白的羽衣
你胸前的瓔珞
 是心血般鮮紅，
 淚珠般潔白，
你翅兒只管遨翔，
 琴兒只管彈奏，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你的光明的臉

也許是歡樂，

也許是黯淡；

也許是微笑，

也許是含愁；

只令我迷糊恍惚——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將來——

是海角？

是天涯？

天上——人間？

都是你遙遙導引！

你怎的只是向前飛

不肯一回顧？

看——

只有飄飄雲髮，

瑤玲琴韻，

颯 颯 天 風 ；

如 何 —— 如 何 ？

你 怎 的 只 管 向 前 飛

不 肯 一 回 顧 ？

一 ， 二 十 六 ， 一 九 二 二 。

嚮 往

（ 爲 詩 人 歌 德 九 十 年 紀 念 作 ）

萬 有 都 蘊 藏 着 上 帝 ，

萬 有 都 表 現 着 上 帝 ；

你 的 濃 紅 的 信 仰 之 華 ，

可 能 容 她 采 擷 麼 ？

嚴 肅 ，

溫 柔 ，

自 然 海 中 的 傲 遊 ，

詩 人 的 生 活 ，

不 應 當 這 樣 麼 ？

在‘真理’和‘自然’裏，
挽着藝術的嬰兒
活潑自由的走光明的道路。
叫——叫
天使的進行歌聲起了！
先驅者！
可能慢些走？

時代之欄的內外，
都是自然的寵兒呵，
在愛親的愛裏
互相祝福罷！
二，四，一九二二。

晚禱

濃濃的樹影
做成帳幕，

絨絨的草坡

便是祭壇——

慈憐的月

穿過密葉，

照見了虔誠靜寂的面龐。

四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我深深叩拜——

萬能的上帝！

求你絲絲的綫了明月的光輝，

作我智慧的衣裳，

莊嚴的冠冕，

我要穿着他

溫柔地沉靜地酬應衆生。

煩惱和困難，

在你的恩光中，

一 齊拋棄；
只剛強自己
保守自己，
永遠在你座前
作聖潔的女兒，
光明的使者，
讚美大靈！

四 無人聲，
嚴靜的天空下，
只慈憐的月
照着虔誠靜寂的面龐。

五，十二，一九二二。

晚禱（二）

我抬頭看見繁星閃爍着一
秋風冷冷的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

爲着宇宙的晦冥！”

我抬頭看見繁星閃爍着一
枯葉戚戚的和我說：

“這是造物者點點光明的眼淚，
爲着人物的銷沈！”

造物者！

我不聽秋風，

不睬枯葉，

這一星星

點在太空，

指示了你威權的邊際，

表現了你慈愛的淡漉。

人物一宇宙，

銷沉也罷，

晦冥也罷，

我只仰望着這點點的光明！

十，二十三夜，一九二二。

不 忍

我 用 小 杖

將 網 兒 挑 破 了 ，
辛 苦 的 工 程
一 霎 時 便 拆 毀 了 。

我 用 重 簾

將 燈 兒 遮 蔽 了 ，
窗 外 的 光 明
一 霎 時 便 隱 沒 了 。

我 用 微 火

將 新 寫 的 字 兒 燒 燬 了 ，
幽 深 的 詩 情
一 霎 時 便 消 滅 了 。

我用冰冷的水兒
將花上的落葉沖走了，
無聊的慰安
一霎時便洗蕩了。

我用矯決的詞兒
將月下的印象掩沒了，
自然的牽縈
一霎時便斬絕了。

這些都是‘不忍’呵——
上帝！

在渺茫的生命道上，
除了‘不忍’，
我對衆生
更不能有別的慰籍。

七，十一，一九二二。

哀 詞

他的周圍只有‘血’與‘淚’——
人們舉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寫‘光’和‘愛’，
他只得欲哭的笑了。

他的周圍只有‘光’和‘愛’，
人們舉着‘需要’的旗子，
逼他寫‘血’與‘淚’，
他只得欲哭的哭了。

欲哭的笑，
欲笑的哭——
需要的旗兒舉起了，
真實已從世界上消滅了！
一九二二，八，七。

十年

她寄我一封信，
提到了江南晚風天，
她說“只是佳景
沒有良朋！”

八個字中，
我想着江波，
想着晚霞，
想著獨立的人影。
這裏是
只有悶雨，
只有黃塵，
只有窗外靜沉沉的天。

我的朋友！
誰說人生似浮萍？

暫住……

——暫住又已是十年了！

八，十九，一九二二。

使命

一個春日的早晨——

流水般的車上：

細雨灑着古牆，

灑着楊柳，

我微微的覺悟了我攜帶的使命。

一個夏日的黃昏——

止水般的院裏：

晚霞照着竹籬，

照着槐樹，

我深深的承認了我攜帶的使命。

覺悟——承認，

試回首！

是歡喜還是惆悵？

已是兩年以後了！

八，二二，一九二二。

紀事

—贈小弟冰季—

右手握着彈弓，

左手弄着泥丸——

背倚着柱子

兩足平直地坐着。

仰望天空的深黑的雙眼，

是偵伺着花架上

偷啄葡萄的烏鴉罷？

然而殺機裏却充滿着

熱愛的神情！

我從窗內忽然望見了，

我不覺凝住了！

愛憐的眼淚

已流到頰上了！

八，二二，一九二二。

歧路

今天沒有歧路，

也不容有歧路了——

上帝！

不安和疑難都融作

感恩的眼淚，

獻在你的座前了！

九，一，一九二二。

中秋前三日

浸人的寒光，

撲人的清香——

照見我們絨樣的衣裳，

微微地引起了
絨樣的悲傷。

我的朋友！

正是“花好月圓人壽長”
何來惆悵，
便是將來離別，
今夕何夕，
也須暫忘！
九，二夜，一九二二。

十一月十一夜

嚴靜的夜裏——

猛聽得遠處
隆隆——隆隆，
是那裏築壩呢！

呀——是十一月十一夜……

想着砲聲中
燈彩下的狂舞酣歌，
我的心漸漸的
沉——沉。

上帝，憐憫罷！
他們正築牆呢！
這一聲聲中
牆基堅固了。
一塊一塊記念的磚兒
向上疊積了，
和愛的世界區分了！
上帝，憐憫罷。
他們正築牆呢！
十一，十一夜，一九二二。

安慰(一)

我會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遺留的深重的悲哀，
這一天中
我憐惜遍了人間的孤獨者。

我曾夢見自己是一個畸零人，
醒時猶自嗚咽。
因着相形的濃厚的快樂，
這一天中
我更覺出了四圍的親愛。

母親！
當我坐在你的枕邊
和你說着這些時，
雖然是你的眼裏滿了淚，
我的眼裏滿了淚呵——
我們却都感謝了

造物者無窮的安慰！

九，二四晨，一九二二。

安慰(二)

二十年的海上，

我呼吸着海風——

我的女兒！

你文字中

怎能不帶些海的氣息！

單調的憂慚，

都歡喜的消融在

這一句話裏了！

十，六，一九二二。

解脫

月明如水，

樹下徘徊——

沉思——沉思。
沉思裏拾起枯枝，
慨然的鞭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人生’——

世人都當他是一個夢，
且是一個不分明的夢，
不分明裏要他太分明，
我的朋友，
一生的憂患
從今起了！

珍惜她如雪的白衣，
却仍須渡過
這無邊的黑海。
我的朋友！
世界既不捨棄你，

何如你捨棄了世界？

讓她鶴一般的獨立，
雲一般的自由，
水一般的清靜。
人生縱是一個夢呵，
也做了一個分明的夢！

沉思——沉思，
沉思裏拋了枯枝，
悠然的看自己
地上月中的影子，
二，五夜，一九二三。

致詞

假如我走了
慧星般的走了一——
母親！

我的太陽！

七十年後我再回來，

我到軌道的中心

五色重輪的你時，

你還認得這一點小小的光明麼？

假如我…了，

落花般的…了——

母親！

我的故枝！

明年春日我又回來，

到我生命的根源

參天凌雲的你時，

你還認得這一陣微微的芬芳麼？

她凝然…含淚的望着我，

無語—無語，

母親！

致詞如此，

累你淒楚——

萬全之愛無別離，

萬全之愛無生死！

二，四，一九二三。

信誓

文藝好像射獵的女神，

我是勇猛的獅子。

在我逾山越嶺，

尋覓前途的時候，

她——當胸一箭！

在她躊躇滿志的笑裏，

我從萬丈的懸崖上，

倏然奔墜於

她的光華輕軟的羅網之中。

文藝好像遊牧的仙子，

我是溫善的羔羊。
甘泉潺潺的流着，
青草遍地的長着；
她慈憐的眼光俯視着，
我恬靜無聲地
俯伏在她杖竿之下。

文藝好像海的女神，
我是忠誠的舟子，
寄一葉的生涯於
她起伏不定的波濤之上。
她的笑靨
引導了我的前途，
她的怒顰
指示了我的歸路。

文藝好像花的仙子，
我是勤慎的園丁。

她的精神由我護持，
她的心言我須聽取；
深夜——清晨，
爲她關心着
無情的風雨。

徬徨裏——
前無古人，
後無來者；
所言止此
“爲主爲奴相終始！”
三，十四，一九二三。

紙船 寄母親

我從不肯妄棄了一張紙，
總是留着——留着，
疊成一隻一隻很小的船兒，
從舟上拋下在海裏。

有的被天風吹捲到舟中的窗裏，
有的被海浪打濕，沾在船頭上。
我仍是不灰心的每天的疊着，
總希望有一隻能流到我要他到
的地方去。

母親，倘若你夢中看見一隻很小的
白船兒，
不要驚訝他無端入夢。
這是你至愛的女兒含着淚疊的，
萬水千山，求他載着她的愛和
悲哀歸去。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鄉愁 示 H H 女士

我們都是小孩子，
偶然在海舟上遇見了。

談笑的資料窮了之後，
索然的對坐，
無言的各起了愁鄉。

記否十五之夜，
滿月的銀光
射在無邊的海上，
琴絃徐徐的撥動了，
生澀的不動人的調子，
天風裏，
居然引起了無限的淒哀？

記否十七之晨，
濃霧塞窗，
冷寂無聊，
角兒裏相挨的坐着一—
不干己的悲劇之一幕，
曼聲低誦的時候，

竟引起你清淚沾裳？

“你們真是小孩子，
已行至此，
何如作壯語？”

我的朋友！

前途只閃爍着不定的星光
後顧却望見了飄揚的愛幟。
爲着故鄉，

我們原只是小孩子！
不能作壯語，
不忍作壯語，
也不肯作壯語了！

八，二十七，一九二三，太平洋舟中。

遠道

“青青河邊草，

絲絲思遠道
遠道不可思，
夙昔夢見之……”

十一，十三晨，一九二五。

(一)

反覆的苦讀着

父親十月三日的來書，
當做最近的消息。

我茫然的覺出了世界上的隔膜！

(二)

十分的倦了麼？

自己收拾着安息去罷，
如今不在母親的身旁了。

(三)

半信半疑的心中充滿了生意——
下得樓來，

因着空的信匣，
却詛咒了無味的生活。

(四)

萬聲寂然，
萬衆凝神之中，
我不聽‘傾國’的音樂，
却苦憶着初學四絃琴的弟弟。

(五)

信差悠然的關上了信櫃，
微笑說“所有的都在這裏了。”
我微微的起了戰慄，
“這是何等殘忍的話呵，”
勉強不經意的收起鑰匙，
回身去看他剛送來的公閱的報。

(六)

從回家的夢裏醒來，
明知是無用的；
却仍要閉上眼睛，
希望真境是夢，
夢境是真。

(七)

“我的父親是世界最上好的爹爹，
母親是最好的媽媽！”
在她滿足的微笑裏，
我竟起了無謂的不平。

(八)

“秋風起了，
不要儘到湖上去呵！”
爲着要慰安自己，
連夢中的母親的話語
也聽從了！

(九)

如夜夜都在還鄉的夢裏，
二十四點鐘也平分了，
可憐并不是如此！

(十)

隔着玻璃，

看見了中國的郵票，
這一日的光陰，
已是可祝福的！

(十一)

經過了離別，
我淒然的承認了
許多詩詞
在文學上的價值。

(十二)

信和眼淚，
都在敲門聲中錯亂的收起，
對着凝視着我的她，
揉着眼睛
掩飾的抱怨着煩難的功課。

(十三)

朋友信中，
個個說着別離苦，
第二書來，

却只是歡欣鼓舞。
我已從喜樂的字裏，
尋出淚珠了！

(十四)

離開母親三個月了，
竟能悠悠地生活着！
忙中猛然想起，
就含淚的褒獎自己的堅強。

(十五)

她提着包兒，
如飛的走下樓來，
“忙什麼？”
“再見，我回家去。”
這一答是出乎意外似的，
我呆立了半晌……

(十六)

“生活愉快麼？”
“愉快……”

是笑着回答的上半句；

“只是想家！”

是至終沒有說出的下半句。

(十七)

亂絲般的心緒，

都束在母親的一句話裏，

“自己愛自己！”

是的，爲着愛自己，

這不自愛的筆兒

也常停止了！

